

●小说中的衣食住行

水浒箭射查良鏞

斗小箭

铁木真微微一笑,弯硬弓,搭铁箭,嗖的一声,飞箭如电,正穿入一头黑雕的身中,众人齐声喝彩。这是《射雕英雄传》“弯弓射雕”一回中的文字,正是“一代天骄,成吉思汗,只识弯弓射大雕”的绝好注脚,金庸想必读过《沁园春·雪》。

他必定还熟读《水浒传》,所以小说的主人公就设定为梁山血脉。郭靖的父亲郭啸天,书中第一回就让曲三点破,“你是梁山泊好汉地佑星赛仁贵郭盛的后代,使的是家传戟法,只不过变长为短,化单为双。”郭靖正是郭盛的后代,郭盛的兵器便是方天画戟。唐初名将薛仁贵自恃骁悍,征战时白衣执戟,纵横呼驰。郭盛不但方天戟使得精熟,也穿一身白衣,绰号“赛仁贵”,确然形似!所谓地佑星者,正与地佐星守护中军,拱卫星主左右,乃宋公明的贴身保镖也。

宋江赚得秦明,闹罢青州,引花荣等人上梁山,正过对影山,恰见双星斗戟。一簇人马,约有一百余人,尽是红衣红甲,打着绛红旗号,拥着一个穿红少年壮士,横戟立马在山坡前,大叫道:“今日我和你比试,分个胜败,见个输赢!”对过山冈也有百十余人马,白衣白甲素白旗号,拥着一个穿白少年壮士,手中也使一枝方天画戟。两边红白旗摇,震地花腔鼓擂,那两个壮士更不打话,各人挺手中戟,纵坐下马,就中间大阔路上斗到三十余合,直斗到深涧里。这红衣者,便是地佐星小温侯吕方,白衣者便是郭盛!二人连战数十日,不分胜败,恰为花荣、宋江所见,在马上不由喝彩。

战场是对影山,真好名字,中间一条大阔驿路,两边两座高山,一般形势。红白二将,少年英雄,兵器阵势相

同,恰如对影!好看又能打,若拢作心腹,侍卫兼仪仗,岂不美哉?老天成全,那两枝戟却搅做一团。戟虽相似,花饰不同,一枝是金钱豹子尾,一枝是金钱五色幡,上面绒绦结住,哪里分拆得开。花荣遑马向前看了,便把马带住,左手去飞鱼袋内取弓,右手向走兽壶中拔箭;搭上箭,拽满弓,觑着豹尾绒绦较亲处,颺的一箭,恰好正把绒绦射断。两枝画戟分开做两下,二百余人一齐喝声彩,那两个壮士便不斗,纵马来问神箭将军大名。

《三国演义》中有吕布辕门射戟,花荣对影山射戟,恰解吕布后人之围,水浒作者匠心可见。一箭伏双将,正是小李广得意之作。花荣射术无双,早在清风寨救宋江时便已展露,第一箭射左边门神的骨朵头,第二箭射右边门神头盔朱缨,随心所欲,矢无虚发。上山途中箭拆双戟,上得梁山更是以箭立威。眼见晁盖不信花荣箭术通神,小李广刻意要施逞些手段,讨过一张泥金鹞画细弓,急取一支好箭,便对晁盖道:“恰才兄长见说花荣射断绒绦,众头领似有不信之意。远远的有一行雁来,花荣未敢夸口,这支箭要射雁行内第三只雁的头上。射不中时,众头领休笑。”花荣搭上箭,拽满弓,觑得亲切,望空中只一箭射去,果然正中雁行内第三只,直坠落山坡下,急叫军士取来看时,那支箭正穿在雁头上。晁盖和众头领看了,尽皆骇然,自此,梁山泊无一个不钦敬花荣。

梁山有射雁好汉,金庸小说有射雕英雄。傻小子郭靖跟江南六怪练了十年武艺,始终难窥堂奥,又被尹志平跌一个筋斗,大伤师尊脸面。却巧铁木真射飞群雕,众翼高翔更难射中,正

是郭少侠展露英雄血脉之时。那郭靖右膝跪地,左手稳稳托住铁弓,更无丝毫颤动,右手运劲,将一张二百来斤的硬弓拉开了来。眼见两头黑雕比翼从左首飞过,左臂微挪,瞄准了黑雕项颈,右手五指急松,正是:弓弯有若满月,箭去恰如流星。黑雕待要闪避,箭杆已从项颈对穿而过。这一箭劲力未衰,恰好又射进了第二头黑雕腹内,利箭贯着双雕,自空急堕。一箭双雕,仿的是五代李克用的先例,但郭盛后人竟成射雕英雄,大概少不了金庸从《水浒传》学来的“箭心”。

早在处女作《书剑恩仇录》中,金庸便已致敬水浒。那是卷末紫禁城之战,红花会对决御林军,众人十分英勇,但冲到哪里,敌兵必跟到哪里。霍青桐抬头四下一望,果见一民房顶上站着十多个人,四个人手提红灯分站四方,群雄杀奔西方,西方那人就高举红灯,杀奔东方,东方就有红灯举起,于是对陈家洛道:“打灭那红灯就好办了!”赵半山听了,从地下捡起一张弓,拾了几支箭,弓弦响处,四灯熄灭。群雄喝一声彩,御林军不见了灯号,果然乱将起来。

生死搏杀之际,还要为箭术喝彩,大不合情;弓箭为远战之具,赵半山居然随地捡起,亦不合理,箭有射偏在地的,谁将弓随手扔呢?这是金庸武侠尚未登堂之作,学的是梁山好汉打祝家庄的路数。祝家庄有灯烛为号,指示方位,石秀探得明白,便有花荣拈弓搭箭,纵马向前,望着影中只一箭,不端正,恰好把那碗红灯射将下来。四下里埋伏军兵,不见了那碗红灯,便都自乱窜起来。请注意:无人喝彩!

毕竟还是小李广,自水浒一箭射出,从《书剑恩仇录》射到《射雕英雄传》,将查良鏞的“鏞”字射穿,拆成金庸。一代武侠名笔,犹带对影山戟绦寒气,从北宋射向金元,自山东而塞北江南,射穿双雕,射向无数男儿热血浪漫的青春心怀。

众人齐声喝彩,余下黑雕四散飞逃。

星期文库

带数字的七出好戏之二

二进宫

贵翔

京剧《二进宫》多与《大保国》《探皇陵》一起连演,称为《大·探·二》。讲述的是明朝的故事,但并无史实支撑。剧情大意是,老王晏驾,太子年幼。新寡李艳妃之父李良动了歪心思。他说服女儿把大明江山让他执掌三年五载,待幼主成人,再奉还皇位。满朝文武因惧怕内宫势力,不敢抵抗,纷纷签字画押,表示赞同。唯有武将徐延昭(开国元勋徐达之后)与兵部侍郎杨波拒绝画押,并劝说李艳妃绝不能转让江山社稷。但李艳妃不听忠臣建议,反把二臣赶出宫廷。可后来的事情,却让李艳妃后悔万分。李良为了坐稳篡夺的江山,不顾女儿感受,封锁了李艳妃的昭阳院,隔绝了宫内与外界的联系,李艳妃感觉情况不妙,暗自在宫中伤情。徐、杨两位忠臣得知李良的阴毒行为后,二次进宫,规劝李艳妃以国事为重,撤销让其父暂坐龙廷的旨意。已对其父深感失望的李艳妃,被两位贤臣的忠心深深感动,将太子托付给他们,并加封杨波官爵,委以重任,彻底击碎了李良谋朝篡位的美梦。

这出戏纯以唱功为主,老生、花脸、青衣既有单独唱段,又有精彩的对唱。在京剧花脸行当中,有铜锤花脸和架子花脸之分,铜锤花脸,即以唱功为主的花脸,就是因为这出戏的徐延昭手持一把先王赐予的铜锤而得名。

这出戏除了三位演员唱段多、唱腔丰富以外,唱词中还包含了大量与剧情非常贴切的前朝典故,显著增加了这出戏的外延和内涵。譬如,杨波的大段二黄唱段“昔日里楚汉两争强,鸿门设宴要害汉王。张子房背宝剑把韩信来访,九里山前摆下战场……”借汉朝韩信在辅佐刘邦取得汉室基业后,被吕后定计杀害的典故,述说自己的后顾之忧。接下来徐、杨和李艳妃的三人对唱,也分别化用了几个典故,丰富了剧情,增加了人物的内涵。

这出戏是诸多京剧名家常演的剧目,可谓名家荟萃,各具特色。其中,谭富英、裘盛戎、张君秋三位大师的合作珠联璧合;杨宝森、王泉奎、张君秋联袂演出也让戏迷大饱耳福。值得一提的是,京剧程派创始人程砚秋先生,不仅唱腔幽咽婉转独树一帜,唱词也标新立异。剧中,李艳妃的核心唱段,其他流派的唱词是“李艳妃坐昭阳自思自想,想起了老王爷好不惨伤”。而程先生的唱词是“天地泰日月光秋高气爽,可怜我抱太子闷坐椒房”。他曾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参加某次义演时,与金少山、王少楼合演过这出戏,但并没有留下录音。而众多程派传人,根据程先生教学示范这段唱腔的录音,将这段独特的演唱继承了下来,从而丰富了这出传统老戏的表演。



●雅舍谈艺

深巷厚圃

深巷如古卷徐展,独行的车轮辗过寂静。

讨赏天涯

之事。而衡量服务的优劣好坏,客户心里自有分寸,何必非得要人家付诸言语?试想,客户碰上问题,原本就不太舒心,还会有多大兴趣对客服人员的服务“打分”?即便有,也应当是自发的、由衷的,而一旦成了回应“请求”,则难免牵强、别扭。

不禁联想到一个词语——讨赏。古时候,某些民俗活动中的表演者或替人办事者,演出结束或办完事情,有的会向主办方或雇主讨要赏金,对方在高兴之余,便额外赏给几文铜钱乃至一两块散碎银子……至于“打赏者”到底是不是心甘情愿就另当别论了。我琢磨,或许得因人因事而异。

讨赏,实际上就是见缝插针地讨好、邀功、牟利。如今的“讨赏”很流行,自媒体上许多“网文”后面设置的“喜欢作者”,也是“讨赏”的翻版。但“讨赏”的事未必“讨喜”,如同伸得很长的手,带着几分强人所难的意味。

水、电、气……还有网络、快递等等,这类日常生活里不可或缺的“基础服务”出了故障,免不了得联系客服。

客服或智能,或人工,二者平台都配备。用户若嫌智能沟通不便,可切换至人工服务。但有个现象却屡见不鲜,人工客服在答疑解惑提供帮助之后,往往附带着一个后续程序,也就是在通话结束前要求客户对其服务作出评价:非常满意、满意、一般、不满意。此时,电话那头的意思显而易见,无非是希望客户对其服务质量与效率给予好评。更有甚者,如若用户没有应邀反馈评价,对方还会专门发送短信。

这类“好评”或“差评”的多寡也许直接关联到客服人员的奖惩与实际收益。

我觉得,这种做法有点“多此一举”,这个“后续程序”像一条尾巴,让人不适。提供业务服务或咨询是客服人员的本职工作,本就是他们的分内